

题记：壬寅春天，我因疫情防控滞留在故乡。苦雨。幸好故乡还有朋友。他们带我看山、看树、看湖、看花……我用手机以记之，谓之“故乡手记”。

春 雨

春夜，有一片湿淋淋的水声。这水声像是我住在深山的一条溪流旁，那溪流没日没夜地流淌着。溪流从两岸青山中淙淙而出。但我看不见它的源头，也看不到它的归宿。留给我的只是水声。巨大的、无休无止的水的流淌声。

但这分明是下雨。夜晚黑漆漆的，闪电如巨大的枝杈戳破了夜空。紧接着，就有一阵密似一阵的巨响。雨，在电闪雷鸣中撒欢似的倾盆而下。我说它撒欢，它偏偏又是沉闷的。落落寡欢。一声又一声，有时雷声骤然炸响，像是对谁不满意似的，经常做出磅礴的一击。这一击，就从天空返响大地，又从大地返响天空，万物都在雷声中惊醒。黑暗中，没有人看到人们面孔上的表情。

雨这样一直下着，雷声和雨声在这样的春夜显得有些粗鲁。春天的一双大手到底掌握了大地上的什么？雷霆一般的呼唤、呐喊，让春芽从地下猛然惊醒、松软、萌动。春芽们贪婪地吮吸着这来自上苍的甘霖与雨露。

等第二天放晴，我出了一次门，我看到河边一排柳树的枝头，抿起了浓浓的绿意，似乎向我点头致意，又仿佛春天的爱和愤怒。

一棵树

再也没有见到那棵树了。

但那棵树却固执地长在我童年的土地上——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土地。在那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上，我们打过滚、搭过窝、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……丢掉童年的土地是我长大后的事。连同那样的一棵树。

那棵树生在老屋背后一处断崖之下。暗褐色的躯干，绿葱葱的树叶。春天，它径自开着白边嵌着淡紫色的花朵，花一串串、一绺绺地挂在羽状的叶子里，像是树的眼睛，一只只的诡谲、怪异。秋天，它又结出黄橙橙的果子。本家的一位小叔叔叮嘱我，那黄黄的果子有毒，鸟也不敢吃。果然——果熟的季节，果子撒落树脚一圈，都自然地腐烂了。而在果子壮硕时，我们只能用它做子弹，用木头的弹弓将它射向高远的天空。

那棵树叫“苦楝树”。奇怪的是，在我的老家方圆几里就那么一棵。它离群索居，孤寂嶙峋。无依无靠，清静幽微地屹立着。现在看到如此孤独的树，我想我的心会为之一紧。但那时没有。我甚至不知道那棵树什么时候消失了的。

苦楝树开花时说是有一股子清香。我也不记得。我不记得那棵树的消亡是否与它的名字有关。

太阳雨

细雨淅沥的时节，有一次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了深山。抬头一望，群山之巅灰色的天空滚涌着黑色的云翳，山峦上是被雨雾湿透的，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，如黛如墨……刹那间，我眼前一片灰蒙蒙，心里变得阴沉。我感到了一

故乡手记

徐 迅

丝莫名的恐惧。

忽然，头顶上裂出一道亮光。抬头，我看到天的尽头，天穹与群山似乎正在接吻，也就在那一瞬间，万千霞光从云霄中透射了出来。阳光恰逢雨露，天穹豁然，次第开朗、辽阔。色彩斑斓的灵光里，刀光火影一般，仿佛充斥着一股血与血、力与力的搏杀、撕咬……我看得如痴如醉，发觉有一朵云，像一匹黑马奔腾着，最后唰唰地倒卧在那如血的残阳里。

幸好，这时候阳光忽然明媚。雨丝透过云层泄下，千万缕银丝漫空飘洒。阳光和雨丝就这样相互交织、蒸腾。阳光照亮了雨丝，晶莹剔透；雨丝伴随着阳光，光怪陆离。雨里有太阳的颜色，太阳里又有雨的光亮。好像无数根银针……淅淅沥沥的太阳雨里，一些植物发

笛？……悬崖上，我看见了一棵正在怒放的山茶花。那一树红艳艳的山茶花，宛如林语堂先生所写：“看见崖上一枝红花，艳丽夺目，向路人迎笑”。

花 开

站在油菜花开的田埂上，我发现油菜花零星、星点。有的含苞，有的结蕾。它茂密盛开的日子似乎还没有来到。而先前开放的黄花，让昨夜的风雨打击了一下，已经委身成泥。有的凋谢，像是翅膀沾了泥水的黄蝴蝶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，有的干脆如黄鹤杳杳。

这几天我见到很多的花。大丽花、一串红、梅花、樱花、杜鹃花、山茶花、木瓜……这些花都竖着红色的耳朵，喧闹得很。在我彭家外婆的坟山前，我见到了一株高



出“嘎巴嘎巴”清脆的拔节声。泥土清香里，蘑菇撑开了春天的小伞。我也由恐惧变成了喜悦。

悬 崖

突然就出现了一处悬崖。

似是高昂秃秃的头颅，粗犷的胳膊，坦荡的胸怀……悬崖，竟像一位气概不凡的男子汉，有着男子汉伟岸的身躯和一颗倔强、憨厚的心灵。

溪流在它身上静静地流过，带来一丝冰凉似乎让它咯吱了一下，就不知道笑着跑到哪里去了；春风在它身上掠过，送来一丝凉爽，可它给了风儿温柔一掌，风儿涩涩的，耷拉着脑袋也奔向了远方……

但，别看它有冷冰冰的额角、冷冰冰的胸膛，它笨拙的手脚捧起的却是一棵棵青草——稚嫩、倔强，那么自信的青草。在悬崖上，在足可依赖的泥土里，那些青草们耸立着，竖起了孤零零的身子，有些吃力，却又有些自豪地伸出了一星青绿……让人诧异这寂静冷漠的悬崖，怎么挤出这一大片生命的柔来。

稀稀落落的青草，可以说悬崖青春的胡须；青草上的露珠与雨珠，也似是它温柔的泪滴；那一棵青草，仿佛一株生命的常青藤，又像谁含在嘴里吹奏的一支青春的竹

大的紫玉兰。紫而带茄红色的紫玉兰不像是开，而是有些潦草、毫无章法地挂满了树枝。一树繁茂，热烈而浓艳。就像清明我为外婆坟头插的纸标。后来，我见到了一株白玉兰，白白、肥硕的白玉兰在风中含笑。在心里，我把这两株玉兰花私下比较了一番，结果是：一个浓烈，一个高洁。

大丽花、一串红，还有木瓜……这些花我都是在人家庭院里见到的，它们在春天有理由开得红红火火，表现出主人的雅致和热情。而就在刚才进山的路上，我坐在车子里看到最多的却是山桃花。或在山坡，或在树林，山桃花一株一株地开放。隐匿得很。有好几次，我都是车子转弯时猛然发现的。我心里一激灵。就觉得她像乡村我打猪草的小妹妹，耳畔依稀听见一阵啾子呀子哟的黄梅腔。

伞

在大山的某户人家门前。无意间，我看到了一把黄雨伞。黄色的竹骨油布伞蜷缩在墙角。湿漉漉的，像极了一束淋水的枯萎的菊花。

很久未见这样的雨伞了。少时每逢下雨，乡下人披件棕毛的蓑衣，带着竹编斗笠，像是穿了一身的铠甲。还有人穿着油布雨衣，厚厚的帆布制作成的雨衣。更多的人

却用一块透明胶皮遮挡着。风雨天里，透明胶皮系在身上，风一吹，把人裹得透不出气。

雨伞是那时乡下孩子们的奢侈品。下雨时，人们只好赤着脚，光头在雨里奔跑。细细的牛毛雨飘洩，也有令人想象不到的愉快。只是一旦下起瓢泼大雨，一个个便被淋成了落汤鸡，甚至淋得感冒发烧。故乡有一段漫长的梅雨天气。

雨伞、遮阳伞……后来各式各样的伞如雨后春笋。在有雨和有阳光的时候，城市的街道像是长满了蘑菇，或是一条色彩斑斓的河流。但竹骨油布或油纸伞却不知不觉消失了。现在，猛然看到这样的一把雨伞，我才明白，我与童年时奢望的竹骨油布伞，算是彻底的错过——世上有些东西从前无法拥有，现在也不会拥有。

小时候，我还见过一种红伞。红彤彤、油亮的竹骨油纸伞。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它都出现在一幅油画上——一个俊朗的青年夹着红红的油纸伞，满面春风地走在去安源的路上。那一把红色的油纸伞在风雨里缓缓地撑开，便映红了山河。

一座湖

我真正地走近这座湖，是在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。雨，时落时歇，时缓时急，低矮的天空涂抹出一片青花瓷色。远山如黛，恍若一条青龙。烟雾从湖面，从山峦、从竹梢、从树林间纷纷涌出。袅袅。渺渺。拢聚起来像一条偌大的白蛇。云烟缥缈间，湖水泛绿，波浪不兴。一湾绿水、几点黛青、几缕白雾缭绕，像是一幅幅水墨画或者水彩画。

目前。目前我目之所及的树木杂花，娇翠欲滴，含露待放。我认识的一株株梅花，在风雨中格外地明丽和耀眼。我和朋友撑着伞，散步。兴致勃勃地走到一棵不熟悉的树前，我用手拨了一下树木发亮的枝头，晶莹的水珠立即溅了我一身。

而在从前，这里不是这样的。那时，这里青山叠翠，十里溪水，数亩山田，一涧溪流从山里奔腾而来。那时，这里地偏人稀，夹岸翠篁，掩映着三两户人家，鸡欢狗吠，柴门尽开。那时，这里空谷无声，山涧怪石，苔藓遍布，偶尔猿啼鸟鸣，更显一山幽静。俨然一处世外桃源——那时，这里是：“翠荫烟笼竹，香清雨熟梅”。

诗是清乾隆年间人写的。后来，人们在这里挑土拦起一条大坝，建了座名叫“长春”的水库——母亲说，她在这里也挑过土。再后来，这里水库不叫水库，而改叫长春湖了——说是沧海桑田，说是从前，其实也就是1959年之前。六十多年过去，等我来时，这里梅子依然未熟，梅花灼灼地开满湖山。

